

爱好皮艺的年轻人

本报通讯员 吴婷 郑金诺 杨建东

皮艺,是个小众的爱好。如果不是认识了陕西交通控股集团西镇分公司镇安管理所的李俊,我们就没听说过还有人喜欢这个玩意儿。

一

出生于1993年的李俊,是土生土长的镇安县永乐街道人。从中学到大学,再到参加工作,用他自己的话说,“从来没感觉人生有什么大起大落,日子平淡得就像穿城而过的河水”。但是,皮艺让他沉浸其中,感受快乐,感悟人生。

李俊对皮艺的爱好,得从上大学时说起。大学的生活是枯燥乏味的,每天“三点一线”,上课、吃饭、睡觉,看起来

忙忙碌碌,却又像进了一个死胡同,时间久了,人就变得麻木了。这时,他的脑海里时常思考一个问题:生活的意义究竟是什么?直到有一天,他在网络上看见一个手艺人做包的视频,那种与生俱来的质感、完美无瑕的线条感、独特新颖的设计感,深深地震撼了他。他扪心自问:我为什么不能做这样的包呢?

刚开始学习皮艺,李俊有一些顾虑。作为一个男人,与针头线脑打交道,他怕别人笑话,只能偷偷在网上看视频学习。

在网上不停地寻找教学视频,不断地学习再学习,研究再研究,终于有一天,他认识到:爱好这件事,与别人有什么关系呢,只要自己喜欢,何必畏首畏尾。于是,他下定决心付诸实践,买了做包的所有工具和材料,开始了他的皮艺之旅。

二

李俊说,每一个皮包的诞生都是一段艰难的旅程。要想做好一个皮包,首先要找到自己喜欢并且想挑战的款式,选择好皮料,确定颜色以及外形搭配;然后用CAD软件制图,再将图纸做成纸格,准备好材料并精细裁剪,制作样本初步成型后,再仔细推敲修改定型;最后组装各部分连接件,将托料和皮面进行粘贴定型,仔细烫好边线,认真上好边油,手工缝线,精细打磨,安装五金。每一只包包都要经历这些繁杂的程序,实属不易。

开始做包包,李俊也经历了一些挫折和失败,但是他咬牙坚持了下来。李俊说:“从皮包的CAD制图、裁剪、拼装,托料的使用、打磨、

抛边、上边油以及缝线,每一个步骤都是反复多次,效果不好重新开始,这是个熟能生巧的过程。”

他坚信勤能补拙,克服了一个又一个难题,终于做出了理想的包包。随着一个又一个皮包制作成功,他的生活重心以及心性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许多亲朋好友都收到了他的礼物,并得到了他们的激励和赞赏,这让他更有动力去追逐梦想。

三

大学毕业后,李俊的职业从高速交警到高速收费员,现在是镇安管理所安全路产中队的一名巡查员。在这7年间,他经历了买房、娶妻等人生大事,无论工作、生活有多忙碌,他从未放弃过对皮艺的爱好,总是挤出时间,伏案搞他的皮艺创作。家人担心他的眼睛和颈椎,让他起来活动一下,他总说:“我喜欢干这个,我不累。”

小伙子不仅工作干得风生水起,赢得了领导和同事的赞扬,在皮艺制作上也越来越得心应手。有人问李俊:“你做手工皮包的意义在于什么?”李俊真诚地说:“手工皮包的意义在于内心的沉淀,安静地享受那一针一锤、一针一线带来的成就感。手艺人都是孤独者,也是孤勇者,但内心都是丰盈而充沛的;手工是一种乐趣,越是忙碌越想在手工中获得片刻的宁静和安慰。”

李俊说,日复一日,月复一月,年复一年,你就会发现



精心制作



成品展示

做手工一分靠学,三分靠悟,十分靠心。手工艺品之所以珍贵,是因为精工、匠于心、品于行,匠人易得,匠心难练,每一个包都来之不易。

“生活是需要做一些减法的,要自觉地放下许多让人忙碌且无用的东西,更从容、更慢、更有空间地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。无论是亲自扎一束花、泡一壶茶、写一段文案,或者画一幅画、看一本书、练一幅字、做一个包或者其他手工,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心灵的修行,与自然对话,与自己对话,与生活对话,面对最真实的内心与自我,感受其中的安静与余韵。它能带给你的不仅是生活的乐趣,更多的是修身养性,感恩生活,从而更好地生活。”李俊说。



真情面对面

文公岭下的婆媳情

本报通讯员 詹诗涛

柞水县曹坪镇东北部的九间房村,位于三县交界之处,历来民风淳朴,群众和善。白露刚过,暑气渐褪,我们来到文公岭南坡的九间房村,只见一块块玉米田丰收在望,一座座民房白墙黛瓦、错落有致,整个村落显得格外静谧。

沿着蓝葛路向南走600多米,公路左边一座三间瓦房映入眼帘,远远看见一位妇女正搀扶着一位双手拄拐的老人往回走。她们就是周应芳和任彩霞婆媳俩。

任彩霞是土生土长的九间房村人,20多年前嫁给同村的芦青锋,婚后育有一子。芦青锋常年在外打工,家里和地里的活路全靠任彩霞操持。10年前,任彩霞把年老多病的婆婆接来同住,肩上又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。

走进正堂,右手边靠里的厢房内,左边一个土炕,右边一张床,上面铺着整齐干净的被褥,床单上的朵朵小红花在阳光的照耀下,显得格外鲜艳。任彩霞说,公公在世时喜欢睡土炕,而婆婆爱上火,喜欢睡床铺,所以他们的房间既有土炕也有床铺。

6年前,公公因病去世,为了夜里照顾婆婆方便,任彩霞就搬到土炕上睡。这间小屋里的土炕与床铺,见证了婆媳间的亲情与温暖。

“家里全凭媳妇操持,我才能安心在外打工,这也是我妈的福气!”谈到家里的情况,芦青锋布满皱纹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

婆婆周应芳今年74岁了,视力、腿脚都不好,又患有糖尿病,衣食住行都要任彩霞照顾。“我年轻时家里子女多,吃了不少苦,现在身体不行了,全靠儿媳照顾。”提到儿媳,坐在轮椅上的周应芳一边说着一边拍着任彩霞的手,眼里充满幸福的光芒。

“我现在出门时,不管远近,首先要解决好婆婆的吃喝问题。”任彩霞说。不论是去种地还是到镇上买日用品,她都要算好时间账,要是外出超过4个小时,就要委托邻居送一回饭,照看一下;不管出门多远,当天必须要赶回家。

2018年4月的一个夜晚,任彩霞和往常一样照看着婆婆睡下。半夜时分,任彩霞想问婆婆喝不水,连喊了几次都不见答应,起身发现婆婆居然不会说话了,赶紧找人把婆婆连夜送到市医院。幸亏发现得及时,患有糖尿病的婆婆并无大碍。自此以后,每晚临睡前任彩霞都要伺候婆婆吃一碗饭,这样她才睡得安心。

“任彩霞为全村群众树立了一个榜样,我们通过组织村民向孝敬老典型学习,引领全村群众形成尊老孝亲、厚养薄葬的良好风尚。”九间房村党支部书记吕道杰说。

任彩霞连续两年被村上评为“最美好儿媳”,她孝敬婆婆的事迹在村里广为流传,人们看在眼里,也“烙”在心里。

周应芳和任彩霞



丰收的玉米

农家院落

秋到三十里铺

本报通讯员 袁石军

终于迎来难得的晴天,我再次走进商州城南的三十里铺。

沿着流峪河谷上溯,天空湛蓝无比,满山树叶微黄,温度恰到好处,心里无比沉醉。走进岔子岭脚下,穿过邢家岭,拐进范家沟,幽静的山谷一派丰收的景象。金黄的玉米穗子或编成一堵墙,或串成一大串,一位农妇舞动着连枷,有节奏地拍打着场院里晾晒的黄豆秆,一颗颗金黄的豆子在豆秆之间蹦蹦跳跳,“啪嗒啪嗒”的连枷声像美妙的音符。透过硬朗的身姿,可以想象到她年轻时能干的模样。

沿着平坦的水泥路缓缓前行,路畔金黄的菊花、火红的高粱迎风摇曳着,谷底清澈的溪水溅起欢快的水花,发出淙淙的声响,让山间多了几分活力。

民居都建在沿河两岸的坡根,白墙灰瓦,原始古朴,被金黄的树丛包围着。转过一个弯,眼前豁然开朗,一位老人在逆光中走来,白发苍苍但步履坚定、神态安详。听一位同学说过,范家沟多数人姓范,此地为流峪河源头,原来是个行政村,如今并到了中心村。

从中心村向北,钻进一条陡峭的山谷,水泥路两边是繁密的栗子树,叶子被

秋风染得金黄。用脚随便拨拉几下路边的落叶,滚出不少毛栗子。

右折爬上山梁,崖边高大的栎树散发着金灿灿的光芒。回望磨沟岭,高大雄伟,绿中带黄,流岭地层林尽染,美轮美奂的景象快要拉开序幕了。

翻过一个山坳,一块盆地卧在山间,土地平坦,屋舍俨然,道路如带,绿树环绕,如同梦中的世外桃源。此地名叫岩上,是中心村的一个村民小组,林木茂密,非常隐蔽,战乱年代曾是躲土匪的好去处。

来到一户人家门口,两位老人热情地迎了上来。男主人姓田,今年已经80岁了,当了50多年小组长,老伴也70多岁了。

老人告诉我们,岩上大部分人家都姓田,原来有160多口人。这些年,出门打工的人多,留在家的都是些老年人。“岩上环境清静,空气好,孩子们从大城市回来都不想走了。”田老自豪地说。

乡村360°

山乡秋色